

东尼·席勒曼作品

时间之贼

A THIEF OF TIME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吴峥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时间之贼

A Thief of Time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吴峥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之贼 / (美) 席勒曼 (Hillerman, T.) 著; 吴峥君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33-0119-0

I. ①时… II. ①席…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459号

A THIEF OF TIME

By Tony Hillerman

Copyright © 1988 by Tony Hillerm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1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6-213



时间之贼

(美) 东尼·席勒曼 著; 吴峥君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小森(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19-0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月亮刚从她身后的悬崖边升起，步行人的身影在沙堆上留下了一个奇特的长长的影子。有的时候看起来像一只苍鹭，有的时候看起来又像是阿纳萨齐^①的象形文字——栩栩如生的象形文字，随着月亮的转移穿过沙滩，有节奏地移动着。有的时候，在羊肠小道拐弯的地方，步行人的身体正好背对着月亮，影子就变成了活生生的叩叩湃力^②——背包使她的影子看起来像一个驼背的人，手中的手杖则像是弯曲的长笛。若从上面看这个影子，难保会有纳瓦霍^③人认为，被北方部落称为“沃特斯克”的伟大耶神^④又重现了。而如果一个阿纳萨齐人此时从悬

①阿纳萨齐（Anasazi），一支印第安部落，首批在大峡谷的低地上居住的居民，“Anasazi”一词在霍皮语（Hopi）中意为“这些古代人”。他们的习俗和古希腊人相似，修建道路、城堡、圆形露天剧场以及灌溉工程，进行太阳观测并制造泥土罐。在如今的印第安大峡谷中发现了大约两千多座他们的营地。

②叩叩湃力（Kokopelli），美国西南诸州原住民部落供奉的生产之神，形如一个吹笛子的驼背。掌管生育和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个喜爱恶作剧的精灵，是音乐之魂的代表。

③纳瓦霍（Navajo），美国最大的土著部落之一。

④耶（Yei），全称为Yei Bei Chi，纳瓦霍语，指纳瓦霍神话中神圣的人物。有许多造型不同的耶，男性耶的头部是圆的，女性耶的头部是方的，不同的耶拥有不同的治愈能力。

崖下方的千年坟墓里爬出来，他会看到一个驼背的长笛演奏者——他们的生产之神。实际上，这个影子只是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博士在十月的月光下投射出的影子。

弗里德曼-伯纳尔博士现在正坐在砂岩边休息。她拿下背上的背包，揉了揉肩膀，让干燥的沙漠空气把湿透的衬衫吹干，回味着这漫长的一天。

没有人看见她来这里。当然，在她从查科^①开车出来时，被几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去赶校车的孩子看见了，也许他们会和父母亲说起。在那个小小的、与世隔绝的公园服务社区里，住着十二个成人和两个孩子，彼此非常的熟悉，完全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不过她已经小心处理过每一件事了。她检查了长期租住屋周边，并和挖掘队里的每一个人打好了招呼——她跟他们说她要开车前往法明顿。她把要拿去布兰科贸易站寄出的邮件收集好，记下人们所需的物资清单。她告诉马克西她得了查科高烧——需要离开这里，去看场电影，到饭店吃顿饭，闻一些废气，听一些不同的意见，再给别人打个电话，这样对她的病情有帮助。她将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待在一个能倾听文明声音的地方，感受一些在查科无穷无尽的寂静以外的东西。马克西对此很是同情。如果马克西有什么怀疑的话，也就是怀疑弗里德曼-伯纳尔博士是想要和雷曼见面。而这对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绑在背上的可折叠式铲子的手柄正顶着她的背。她转移了一下重心，调整了背带。她能听见在峡谷的某个黑暗角落有一只锯声猫头

①查科（Chaco），又译作“大厦谷”或“大查科”，位于南美洲中部的一处冲积平原。

鹰^①发出的奇怪叫声。她看了看表：时针正从十点十一分走向十点十二分。时间足够了。

在大崖壁没有人认识她，对此她非常确信。她在船岩打了一个电话，只是为了再次确认波·阿诺德那幢在公路边上的老房子里没有人。电话没人接。当她到达那里的时候，房子里一片漆黑。她没有开灯，只是在波经常放钥匙的花盆下面找到了钥匙，然后小心翼翼地借走了她所需要的，没有碰其他任何东西。等她把东西还回去的时候，波绝对不会发现它曾经被人拿走过，即使发现了也没有太大关系。波是一名生物学家，一边在土地管理局兼职，一边完成有关沙漠地衣的专题论文——也许是其他什么课题，管他呢。她在麦迪逊刚认识他时，他是个什么事儿都不在乎的人，现在也是。

她打着哈欠，伸了伸胳膊，放下背包，决定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她已经走了十九个小时，也许还要再走两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她把睡袋铺开，准备休息。现在一点儿也不用着急了。她正想着雷曼，那个大块头、面貌丑陋、聪明老练，又十分性感的男人。雷曼正往这边赶过来。她要请他喝酒、吃饭，然后给他看她所拥有的东西。他一定会印象深刻的，或许还会因此同意她提议的案子。他准不准许对外界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对她而言，就举足轻重了。这种矛盾使她想起了马克西，马克西和埃利奥特。

她笑了笑，揉了揉自己的脸。这里很安静，只有一些昆虫发出的声音。一丝风也没有。峡谷里渐渐冷了起来，她浑身颤抖，拿起背包，把它贴在身上。郊狼的嗥叫声从远处的科布湾传过来，她还能听见从非常远的地方传来另一只郊狼的回应，好像它们正在月光下举行某种

① 锯声猫头鹰 (saw-whet owl)，身长十八厘米到二十厘米，生活在阿拉斯加南部到墨西哥的山脉中。它们的叫声类似于磨锯子时发出的声音。

庆祝仪式。她迅速爬上沙丘，把腿高高地抬起，伸了伸。今晚她不想再去思考今后该怎么办了，这个问题她已经想得够久了。她转而又想起了马克西和埃利奥特，那两个既聪明又有些傻乎乎的人。一个拥有高贵的血统，另一个却是贫穷的白人。可怜的埃利奥特，他愿意为那女人做任何事，可那女人却对他不理不睬。他永远无法赢得她的芳心。

一道闪电出现在东边的地平线上——太远了听不到雷声，因此这附近不大可能下雨。这里的夏天一贯如此，她想着。月亮越升越高，它的光亮把峡谷染成了灰白色。虽然她穿着保暖内衣，并且一直不停地走动以保持身体的温暖，但她的手还是冷得像冰块一样。她仔细研究着它们，这完全不像是一双女人的手。指甲被磨得很钝，还有破损，皮肤粗糙、伤痕累累、满是老茧。在她还是个大四学生的时候，就总在田地里把皮肤暴露在太阳下工作，人们称之为人类学家的皮肤。这一直让她母亲很苦恼，就像她所有的一切都让母亲很苦恼一样。她没有去当医生，而是成了一名人类学家；她也没有嫁给一个医生，而是嫁给了一个甚至不是犹太人的波多黎各人类学家。然后又被另一个女人抢走了丈夫。“戴上手套，”她母亲总是这么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埃莉^①，你的手脏得就像是一个农夫的手。”

还有一张像农夫一样脏的脸，埃莉暗自想着。

这个峡谷还和那年夏天一样——她曾经帮忙绘制过这片地区的“考古挖掘点地图”。这里的地形很好描绘。就在前面，峡谷底部的转弯处、长满棉白杨的陡峭岩壁前方，有一条“挖掘点长廊”。他们把那里叫做“棒球画廊”，因为有人认为那个伟大的萨满巫师画像看起来像一个卡通版的裁判员。

^①埃莉是埃莉诺的昵称。

月光只照亮了岩壁的一部分，在倾斜的光线下，上面的画像都很难看清楚。但她还是停了下来，仔细端详着它。在这样的光线下，呈锥形的、有着宽阔肩膀的神秘阿纳萨齐萨满巫师失去了它原有的颜色，只剩下黑糊糊的一块。在它上面是一堆龙飞凤舞、非常抽象的画像：无处不在的叩叩湃力，驮着背，长笛几乎戳到了地上；一只飞翔的苍鹭和一只站立的苍鹭；一条有颜色的 Z 字形带子——象征一条蛇。然后她注意到了那匹马。

它就站在伟大的萨满“棒球裁判”的左侧，大部分处于月光的阴影之中。很明显，又是一个纳瓦霍族画像。在西班牙人骑着他们的战马到来之前，阿纳萨齐人已经消失三百年了。这是一匹很普通的马，木桶一样的身体，笔直的腿，但缺少一种纳瓦霍式的特征——他们喜欢美化一切东西。骑马的似乎是一个叩叩湃力，纳瓦霍人叫他“沃特斯克”，至少看起来他似乎正吹着长笛。这里以前有这个吗？她不记得了。这样的纳瓦霍族画像随处可见，但这一个却让她感到困惑。

然后她又注意到，马的三条腿旁边各有一个躺倒的小小的人像。一共三个。每一个都用一个小小的圆圈代表被砍下的头。每一个都少了一条腿。

她觉得心烦意乱。四年前它们肯定不在这里，要不然她应该会记得。

埃莉诺·弗里德曼 - 伯纳尔第一次意识到她正处于一个漆黑、寂静且孤立无援的境地。刚才为了休息，她把背包放了下来，现在她改主意了。她把背包拿起来，背上一边的背带，拉开侧面口袋拿出一把枪。这是一把点二五口径的自动手枪。推销员已经教过她如何上膛，如何控制保险，如何拿它。推销员还告诉她，这把手枪非常精准，易于使用，是比利时制造的。但他没有告诉她，这个型号的子弹十分少见，很难

买到。在麦迪逊时，她一直没有机会试它，那里似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进行安全射击。后来她来到了新墨西哥州，第一天便刮起了足够吹散枪声的强风，她把车子开到通往皇冠点的空旷大路上练习射击。她朝着石头、枯死的树木，以及沙滩上的影子开枪。用顺手了之后又尝试用它射击更近一些的东西。直到一盒子弹快要用完时，她才发现在法明顿这个地方的体育用品商店里根本买不到合适的子弹，连大一点的阿尔伯克基也没有，最后她只得按照商品目录进行邮购。现在，那一盒新买的子弹还剩下十七发。她随身带着其中的六发，刚好塞满弹夹。手里的枪冰冷而坚硬，却让她觉得安心。

她把手枪放进夹克衫的口袋里，又走回到砂石遍地的峡谷。前面是上坡路，她感觉到重物抵着她的臀部。郊狼的叫声越来越近了，有两只就在他上方的某处悬崖边上。夜晚的风时而吹过灌木丛，吹得俄罗斯橄榄树和撑柳上的叶子沙沙作响。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寂静无风的。夏季的风吹过怪石嶙峋的池塘底——大部分池塘都已干涸，她能听到青蛙、蟋蟀，还有一些她无从辨识的昆虫的叫声。悬崖的另一边，满是枯死的风滚草的某个地方，某种东西正在黑暗中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在前方的某处，她还听到了类似于口哨的声音。是一只夜里活动的鸟吗？

悬崖下的峡谷照不到月光。她打开了手电筒，在这里不用担心会被人看到。她开始思考，最近的有人的地方离这里有多远。如果是鸟儿的话——比如一只乌鸦——可能只需要飞行十五到二十英里。但走的话就没那么容易了。到处都是坚硬的石头，没有公路，也没有理由在这种地方修建公路。阿纳萨齐人是不会来这里的，除非是为了逃避追捕。人类学家，包括那些臭名昭著、没有任何证据就随意提出理论的文化人类学家，都不可能来这里。但他们曾经来过，为了所谓的艺术，离开查科峡谷，来到这里，来找寻更多的陶罐，最终还可能葬身于此。

从弗里德曼-伯纳尔博士走过的地方，可以看到右侧悬崖上方的一处遗址废墟。她记得上次走过时是白天，可以看见左侧悬崖上至少有两个巨大的、如同圆形剧场般的壁龛。现在壁龛完全处于黑色阴影之中，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张着的嘴巴。

她听到了吱吱的叫声，是蝙蝠，日落时她曾看见过几只。它们挤在孕育过很多昆虫的洞穴里，扑扇着翅膀从她面前一闪而过，就贴着她的头发飞过。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光顾着看它们，没注意脚下的路，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背包使她的身体失去了往日的优雅，笨拙地、重重地摔了下去。她发现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一条小溪的下游岸边，右手、臀部，还有胳膊都受伤了。身体的疼痛伴随着震惊和恐慌一起袭来。

胳膊肘处最疼，摔倒时蹭到了砂岩上，衬衫被蹭破了。她用手碰了一下，手指马上就染上了鲜血。她又摸了摸臀部，已经麻木了，但估计过一会儿就会疼痛难忍。当她查看脚的时候，才注意到手掌上划出了一道大口子。在手电筒的光线下，她检查了一下伤口，发出一声自我同情的哀叹，然后坐下来处理伤口。

她把嵌进手掌的碎石挑了出来，用水壶里的水把伤口冲洗了一下，再用手帕包好，靠左手和牙齿打了一个结。然后继续往水湾方向走去，现在她更加小心翼翼了。摆脱了身后的蝙蝠，她在隐隐的月光下前行着，转个弯，又融入到了黑暗中。她爬上一处位于干涸河床边的低矮土丘，这里她很熟悉。五年前的夏天，她曾和爱德华多·伯纳尔一起在这里搭帐篷过过夜。那时他们还都是大四的学生，一对恋人，考古挖掘点地图绘制小组的成员。埃迪·伯纳尔，坚强的小埃德^①。和他在

^①埃迪和埃德都是爱德华多的昵称。

一起充满了乐趣，但这种乐趣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不久，确切地说是在圣诞节前夕，她去掉了名字里的连字符，而埃迪几乎都没注意到。可以说她为此松了一口气，那段日子结束后，他应该就会觉得只要有一个女人就足够了。

她搬开了一块石头，清理掉一些树枝，用靴子的边沿把地面弄平。又在躺下时屁股可能的地方挖了挖，松了松那里的土，然后把睡袋铺了上去。她选择了这块曾与埃迪一起躺过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一部分是出于反抗，一部分是因为怀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里是最舒服、最适合休息的地方。明天的工作将会非常辛苦，挖掘时她那被割了个口子的手掌可能会非常疼。但她还不准备睡觉，她感觉非常紧张、非常不安。

她站在睡袋床边，没有了月光，更多的恒星清晰可见。她观察着天上的秋季星座，找到了北极星，确定她行走的方向是正确的。接着她的视线越过水湾，凝视着远方那块黑暗之地，那块被她和埃迪称为鸡舍公寓的地方——阿纳萨齐人在狭窄的石窟中建造了一个两层楼高的公寓，大得足以住进三十个人。在它上面，还有一个石窟，非常隐蔽，以至于当时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它，埃迪还一直没想明白蝙蝠是从哪儿飞出来的。阿纳萨齐人仅凭一双手就建起了一座小小的石头城堡。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之前在那座公寓底部发现了一些独特的陶瓷碎片。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在那里。等明天天亮了以后，她就会去那里挖掘。这是违反纳瓦霍地方法律、联邦法律和职业道德的。但前提是她没有记错地方，不过现在她有更多证据，而不是仅凭记忆。

她等不到天亮了。此时此刻，那个地方就近在眼前。手电筒的光亮就足够进行勘察了。

她的记性一向很好。凭着之前的记忆，她准确无误地轻松爬上了

山坡，沿着自然形成的小路来到了山边。她在那里停了下来，用手电筒照着悬崖上方，上面的岩画和她记忆中的完全一致。螺旋线可能代表人类从大地母亲的子宫中孕育而出，小圆点组成的线条可能代表家族的迁移——人类学家则认为是代表柯切纳神^①的精神。黑暗的悬崖表面，有一个手拿红色盾牌、被埃迪称为“大首领”的雕刻画——一个有着男人的身体，苍鹭的脚和头的人像。这是她最喜欢的两幅岩画中的一个，因为它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甚至连文化人类学家都无法解释。她的另一个最爱是一幅叩叩湃力像。

无论你是在哪里看到它的——它们无处不在，那群已经消失的人类，把他们的精神描绘雕刻在西南边的悬崖上——所有叩叩湃力看起来都差不多。干瘦的腿支撑着他那驼背的身体，干瘦的双臂则笔直地伸向他那小小的圆脑袋，使他看起来像正在吹奏着竖笛。笛子有的朝下，有的朝上，因所处的情形不同而各异。只有这个叩叩湃力不同，它仰面躺在地上，长笛指向天空。“终于，”埃迪曾经这么说，“你找到叩叩湃力的家了。这是他睡觉的地方。”

但此刻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几乎看不到那个叩叩湃力，鸡舍公寓刚好挡在拐弯处。这让她感到非常失落。

打开手电筒，她一眼便看到漆黑的石窟中有点点白斑，那是什么东西呢？她用手电筒在破损的墙上四处照了一下，从黑色的崖壁照到下面一个由雨水沉积而成的池塘，接着又照回到那处不协调的白斑上。那正是她所害怕的东西。

白骨，到处都散落着白骨。

“哦，该死！”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说道，她几乎从来没有

①北美印地安霍皮族所崇拜的雨神，相传也是他们的祖先。在丰收、狩猎或庆祝等时节，就会有族人打扮成柯切纳神，邀请全族的人一起来唱歌跳舞。

用过这样的字眼，“该死！该死！该死！”

已经有人挖掘过这里了。一个掠夺者。盗墓者。时间之贼。他先到了一步。

她仔细看了看离她最近的那根白色骨头。是一块人类的肩胛骨，还是一个孩子的。它就在一处倾倒的断崖边，躺在一堆松散的土上面。典型的墓穴所在地，一个有经验的盗墓者会首选的挖掘处。挖的洞非常小，她感觉好些了，也许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挖掘痕迹看起来很新，或许她要找的东西还在里面。她打着手电筒仔细地搜索着，寻找其他的挖掘痕迹，但没有再找到。

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痕迹。她把手电筒指向废墟中间的一个洞里，光照在石头上，又反射了回来。照亮了一堆和泥土混在一起的陶片，看起来像是人类的尸骨——像脚，她心想，还像脊椎骨。在这个洞旁边的一块砂岩上，四块下颌骨整齐地排成一排——三个成年人的，还有一个是婴儿的。她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随后扬了扬眉毛，思考着。她再次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没下过雨，至少在挖掘以后，还没有雨水飘进过这个地方。最近的一次下雨是在什么时候？查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下过雨了。但查科在东南边，距离此处大约有两百公里远。

这个夜晚非常寂静。从她身后传来小青蛙发出的奇怪叫声，在这个峡谷里，只要有水，就会有青蛙繁衍。埃迪曾称它们为豹蛙。接着她又听到了夜鸟发出的口哨声，声音越来越近了，好像有五六只同时在叫，她皱起了眉头。是鸟吗？还能是什么呢？在来的路上，她至少在河里看见了三种蜥蜴——有鞭尾蜥蜴、领大蜥蜴，还有一种她不认识。这些蜥蜴会在夜间发出某种叫声，以寻求配偶吗？

手电筒的光照在池塘里，反射出许多小光点——是青蛙的眼睛。她站在那里看着它们跳来跳去，应该是因为她的出现使它们受了惊，

纷纷跳往安全的黑色水池里。她再次皱起了眉头，不知哪里感觉有些奇怪。

离她所站的地方不到六英尺，有一只已经跳到一半的青蛙又跳着退回去了。接着她又发现了一个来回跳的，然后还有好几只。她蹲了下来，看着靴子旁边的青蛙，仔细观察着。一只，又一只，又一只。

它们彼此相连，有一根发白的线——也许是一根丝兰橡胶绳——系着它们细细的墨绿色后腿，另一端则绑在水边的一棵树上。

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跳了起来，拿着手电筒疯狂地照向池塘。现在，她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惊恐地跳跃着的青蛙了，它们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往前跳着，直到被那根把它们拴在一起的线再次拽回到泥土里。她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来分析这一疯狂、怪异、不合理的举动。这会是谁……一定是某个不正常的人干的，完全没道理这么做啊。是什么时候干的？这些够不着水的青蛙还能活多长时间？这真是太疯狂了。

就在这时，她再次听到了口哨声，而且就在她身后。不是一只夜鸟发出的，更不是什么爬虫类。口哨声连成一首披头士演唱的流行歌曲——那首歌第一句的歌词应该是“嘿，朱迪”^①，但埃莉诺没有听出来。她被在月光照耀下，呈现在黑色池水里的驼峰型阴影吓呆了。

^①披头士的著名歌曲“Hey, Judy”。

2

“埃莉诺·弗里德曼-伯纳尔。”撒切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这个名字，“我不太喜欢名字里有连字符的女人。”

乔·利普霍恩副队长没接话。他遇到过名字里有连字符的女人吗？他记得没有。但他能接受，并不像撒切尔那么深恶痛绝。利普霍恩的母亲和姑妈，所有他能想得到的母亲所在部落里的女性，都会坚持将自己名字里家族传承的姓氏换成丈夫那一方的。利普霍恩想把这个习俗告诉撒切尔，但又突然没了兴致。撒切尔去纳瓦霍部落警局总部找他时，他就已经很累了。之后又开了差不多一百二十英里的车——从窗岩总部途经亚塔黑到达皇冠点，然后是二十英里恶心的烂泥路，最终到达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现在他真的是精疲力竭。利普霍恩本不想来的，迫于撒切尔苦苦恳求，让他帮这个忙。

“我在警察学校上的第一课就是，”撒切尔刚刚在利普霍恩的办公室里说，“要学会倾听别人的建议。”当然，这肯定不是第一课的内容。

撒切尔是个很有自信的男人，利普霍恩也知道他为什么会来找自己帮忙，因为这位好心肠的老朋友想帮自己渡过难关。若没被撒切尔叫出来，此时自己肯定正待在空无一人的家里，坐在床上默默地收拾着艾玛留下的东西，考虑该怎么处置它们。

“好吧。”利普霍恩答应了，“出去兜兜风。”

现在他们正坐在查科公园游客接待中心硬邦邦的椅子上，等着有人来和他们聊聊。公告栏上，一个戴太阳镜的人正直勾勾地盯他们。上方的标题写着：时间之贼——盗墓者盗走了美国的过去。

“非常贴切。”撒切尔朝图片点了点头，说道，“不过配的图片应该包括更多的人。牛仔、政府官员、教师、水管工，任何一个能拿得动铲子的人。”他瞥了一眼利普霍恩，等待他的回应，然后叹了口气。

“这条路，”他继续说道，“我已经走了三十年，可今天开过来感觉还是那么烂，没有半点好转。”他又看了一眼利普霍恩。

“是啊。”利普霍恩终于有了反应。撒切尔曾把这段路称为“凹凸陶瓷板”。他是这么解释的：“空气一直不够湿润，路面无法软化。而一旦下雨，路面上的那些突起又会变得非常滑。”但这么说并不完全准确。利普霍恩记起他年轻时的一个晚上，那时他还是皇冠点警局的一名普通巡警，那天融化的积雪使这条查科“凹凸陶瓷板”又湿又软，他的巡逻车陷进了似乎没有底的烂泥地里。他用无线电联络了皇冠点警局，但调度员表示无能为力，因此，他只能步行两小时到RD大牧场去寻求帮助。那时他才刚结婚，十分担心晚归会让艾玛心神不宁。最终牧场的人用一辆带防雪链条的四轮驱动皮卡把他的车拉了出来。自那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除了这条路变得越来越老旧，除了艾玛已经去世。

撒切尔又说了些什么，然后一直看着利普霍恩，等着他的回应。

利普霍恩点了点头。

“你根本没在听。我在问你为什么辞职。”

利普霍恩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最后才喃喃道：“只是因为累了。”

撒切尔摆了摆手，说：“过不了几天你就会抛弃这个念头的。”

“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逐渐丰富，你会发现，其实干什么都一样。”

“艾玛确实是个好女人，”撒切尔说，“但你即使这样也换不回她了。”

“对，换不回了。”

“如果她还在，一定会说：‘乔，别辞职。’她会说，‘生活也很累，但你却不能辞掉它。’我听她说过类似的话。”

“可能吧。”利普霍恩说，“不过我真的不想干了。”

“好吧。”撒切尔打起精神说道，“咱们换个话题吧。我觉得名字里有连字符的女人都很富有，大多是继承了巨额的遗产，并且很难相处。我知道这种观点很老套，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刚才在撒切尔谈论名字时，利普霍恩想到了那条坑坑洼洼的路，从而躲开了话题。这次则有一个人出来救场。一位中等身材的男人从标有“员工专用”的通道里走了出来，穿着一身整洁的、印有“国家历史公园服务处”字样的制服。他走进这间洒满秋日阳光的游客接待中心，十分好奇地看着两位客人。

“我叫鲍勃·卢那，”他说，“是你们找埃莉？”

撒切尔从衣服口袋里拿出皮夹，给卢那看了看自己的土地管理局